

生命是脆弱的，生命更是坚强的。因为万众一心的凝集和携手，因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信念，脆弱的生命由此而变得坚强。

2010年6月21日18时30分，咆哮的洪水将江西第二大河抚河干流唱凯堤冲开了340米长的决口。瞬间，一马平川的赣抚平原成了水乡泽国，10万余群众困于滔天浪浪……
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从军人到百姓，一场与时间赛跑，和洪水抗争的生命大营救也在这里打响。

3天之后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风尘仆仆地赶到这里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他动情地说，你们在48小时内解救和转移了10万余被困群众，而且无一人伤亡，创造了一个奇迹！

多难兴邦，砥砺前行。我们亲历了这场历史罕见的洪灾，我们更见证了大决口下伟大的生命奇迹。

“以人为本”的执政理念为奇迹的创造奠定了基础

唱凯堤决口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出现的最大洪涝险情。灾情发生后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全力以赴抢险救援，把人民群众生命放在第一位。

“用最快的速度全力救人！”成为抢险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。



大决口下的生命奇迹



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迅即作出指示：考验我们党员干部党性的危急时刻到了！乡自为战，村自为战，用最快的方式通知乡亲们“就近、就高、就好”迅速转移。据统计，在决口发生后不到24小时里，这里就集结了1万多名解放军指战员、公安武警消防官兵、民兵预备役人员，近千艘冲锋舟、

橡皮艇等救援船只。

“用最快的速度全力救人！”同时也成为救援人员的实际行动。集结在因决堤而成孤岛的临川区罗针镇的850名江西消防官兵，现场救人最多的一艘冲锋舟共往返30多趟，救出被困群众200多人。南昌市消防支队参谋长万峻连续10多个小时带队救

人后体力不支，但打完点滴后又出现在一线。“记不清在洪水中往返了多少趟，虽然很累，但能多救出一名群众就多一份欣慰。”

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率先垂范是创造奇迹的根本

越是危难时刻，越能检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一切胜利之本。

在决堤发生之后的48小时内，记者在前方指挥部看到，上至省委书记、省长，下至一般工作人员，饿了吃盒饭，困了再坚持，然后继续投入到抢险救灾之中。

日夜奋战的共产党员在溃堤一线，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固堤防。

面对决堤汹涌而至的洪魔，带病坚守抗洪一线近70个小时的临川区唱凯镇党委委员章冬水在2米多深的洪水中救人，当他第10次再去营救被困的灵山村80多岁的五保户李生发老人时，猛然晕倒在船头。昏迷中，他嘴里还不停地呼喊李生发的名字，在场的人无不为之而感动。

在亲人与受灾群众之间，共产党员毅然选择了先救群众。洪水涌来时，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李华明发现70多岁的邻居李大爷和两个只有5岁的小孙子被洪水围困在一间瓦房中，他不顾妻子和儿子被洪水围困的危险，撑着自家扎好的竹排，迎着激流向邻居家，把他们一家三口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，转身又去营救其他被困的村民。

最危险的地方，总有最可爱的人。解放军、武警、公安民警和消防官兵的身上，处处闪耀着“特别能吃苦、

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奉献”的精神，确保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受灾群众的救援转移任务。

陈书同是武警南昌市支队一大队三中队的战士。他的家也遭了灾。“我的父母亲都被政府及时转移了，所以我并不担心。”陈书同在唱凯大堤上搬运帐篷、装卸冲锋舟，和支队其他战友一样，40多个小时里不眠不休。

在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带领下，这场与时间赛跑的大转移、大营救获得了成功，交出了一份让中央满意、让群众高兴的答卷！

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奇迹的创造成为可能

抚河沿岸的百姓世代与水为邻，历史上饱受水患之苦。

“倒堤了，快跑！”6月21日18时30分，唱凯镇游家村一名姓帅的村民听到巨响，丢下饭碗就往外跑。他跨上摩托车，载着妻子和小孩，以最快的速度逃离。洪水就在车轮后追赶着他们，身后是洪水的轰鸣声，他们头都不敢回一下。事后他回忆，如果没有摩托车，没有乡村新修的水泥路，可能就逃不出来了。

跑出来的村民纷纷跑上了临近的福银高速公路。这条高出水平面10余米的高速公路成了“生命高地”，顷刻间就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村民。

更多的村民没来得及逃离，迅速就近上楼，等待救援。

采访中基层干部深有感触地说，老百姓成功避险的背后，折射的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农民的经济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。与此同时，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，农村公路也是越修越好。这次被淹的4个乡镇，都是当地有名的建筑之乡，在外从事建筑行业的人员众多，许多农民家都建起了两三层楼房，而且比较坚固。洪水突袭之后，鲜有房屋倒塌，从而为实施营救和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 (于新)

湖北大冶一农民举报惹来杀身之祸

从举报湖北省大冶市开发区强征土地开始，石遵和的生活彻底改变了。他先后遭毒打，被软禁，挨刀子。恐惧已经慑住这个农民的心。他撩起衣服让中国青年报记者看伤口时表示，实在是担心自己的安全。

开发区负责人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，石遵和举报、上访是出于个人私利，挨打只是和开发区工作人员因辈分口角所致，被软禁实际上是帮助他“法制学习”。至于“被人杀”，“那是社会治安问题，我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了。石遵和这个人是十足的刁民，他超生。”

那是帮助他“法制学习”

3月25日，罗家桥街办石洪甫村村民石遵和正在家里睡午觉。突然，有两个人持刀、一个人拿钢管进门，看到他一句话不说，拿着家伙就奔了上来。石遵和即刻感到自家的血流出来，腰间疼痛难忍。此时，隔壁邻居恰好过来找他，那3个人见有他人，拎着刀、钢管就跑了。

经医院检查，石遵和的右侧第九根肋骨被打断，身上刀伤两处，其中臀部伤口长两厘米，深10厘米，触及骨头。案子报了警，至今未破。“警察每次都说不找到人。”

石遵和不是第一次“遇险”了。去年9月4日，大冶市经济开发区领导允诺解决他的问题，结果被其工作人员“关门打狗一样”地打。有两个值班老人劝阻，但是打人者却大喊，“我是听你们的还是听领导的？”后来，其他人把门撞开，才让打人者罢手。“他们的手法挺厉害的，就一会儿工夫，我浑身是伤。”石遵和说，如果不是狂喊

救命，自己吃亏更大。

此后，开发区的人把正在治伤的石遵和带到黄金湖农场软禁起来。十几个人陪着他，打打牌、钓钓鱼，但是不准走。晚上，那些人用床把门挡上睡觉，以防石遵和趁夜逃出去。“我的伤还没好，实在疼不过，要他们放我出去治疗。他们不许。当地没医生，有人弄了点膏药给我贴。”

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，由于没有及时治疗，石遵和颈椎生了毛病，即使再做牵引、带颈套，也不见好转，右手举不起来了。

石遵和认为，他遇到这些事的根源是举报开发区强征土地。“今年我有11块基本农田被轧了，总共面积有9亩多。他们是直接丈量，有一个人到我家里面谈过一次。后来多次下通知说找我谈，我不去丈量。我的土地不卖，我要公告，要国家审批的手续给我看，他们没有给。”

然而，大冶市经济开发区的负责人却是另外一套说辞。其党委委员殷永鸿表示，征地过程都走的是国家法律程序，并无强征之事。石遵和的遭遇，那是其个人行为有失。对于软禁石遵和，殷永鸿没有否认，只是名曰：让石遵和“法制学习”。

开发区宣传部长则一再宣称，石遵和是地方上出名的“刁民”，其中主要证据是“违反国家规定，严重超生”。跟石遵和的矛盾，开发区决定不惜行政成本，宁愿走诉讼的渠道。石遵和则不愿意上法庭，他担心法院和政府的关系。

深挖祖坟引发肢体冲突

关于土地征用，有不同意见的不

止石遵和。在石洪甫村村委会，几十名村民挤满了屋子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反映他们的土地被强行征用的事情。村民们恼怒的是，除了补偿价格上不来外，也根本不尊重他们的意见。“开发区办法很多，你要不同意丈量，他们就和司法所的人自己去丈量，然后找公证处公证一下，发个通知给你，就算合法了，推土机就上去了。”村民士教武说。

据查，石洪甫村大概有1500多人，被征地1000多亩，每亩补偿2.0440万元(含土地补偿费、劳力安置费和青苗费)。

个体矛盾虽深，但正面冲突却发生在迁太公坟时。去年3月，开发区规划修筑的公路恰好穿过石洪甫村拥有800多年的太公坟。村民们感情上过不去，不允。24日，开发区组织多部门力量，包括全副武装的人员，实施强行迁坟。村民们情绪激动，男女老幼纷纷聚拢过来。言语不和，双方发生肢体冲突。结果是100多名村民被打伤，1名妇女腿被打断，至今钢管未拆。1名青壮年被打至昏迷，10多人被抓进看守所，3人被判刑。最终，坟被平掉。

石遵和说，太公坟是全村人的精神寄托，每到特定日子都会去祭拜。“老祖辈辈祭了800多年，为什么说迁就迁了？”

面对村民们的指斥，在场的开发区工作人员和大冶市政府工作人员一声不吭。待出村后，开发区工作人员说，这拨村民是有预谋组织的，都是村里和村委会对着干的一派。“如果你想听说我们好的，我也可以组织几十个人来跟你说”，停顿了一下，“那样也没啥意思”。

“他们说的是假话吗？”中国青年报记者问。“当然了，没有那些事儿。”“既然是假话，为什么你不站起来反驳？”中国青年报记者问。“那种情况，那么多人，不好站出来。”

继而，他否认强征农民的土地。“我们都是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下，有他们的签字。”他还讲了一些如何让村民就范的“妙招”：碰到“刺儿头”的农民，我们就在他家磨，白天不行，晚上去，说到没话就坐等，有的还帮助做饭、收拾房子，总之，不同意就不走。

对于太公坟事件，殷永鸿说，出动警察是为了维持秩序，村民们不同意迁坟也不是为别的，实际上是为了多要钱。“说是800多年，谁知道呢？坟起了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我们绝对是按照国家要求来的”

开发区和村民的矛盾不止于石洪甫村。在举报过程中，石遵和发现，经湖北省政府批准、国土资源部审核的大冶经济开发区和实际用地规模严重不符。据查，在国土资源部公告的四至范围中，大冶市经济开发区：东至港湖村、叶家坝村尹家湖西岸，南至叶家坝村、下冯村，西至观山村、七里界村、大唐洲村、十里铺村，北至冯家塘村，规划面积765公顷(合7.65平方公里)。

然而，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开发区现场看到一块名为《大冶市经济开发区城西北工业园》的广告牌，该广告牌显示：大冶经济开发区城

西北工业园位于大冶市城区西北部，东起武九铁路、西临大广高速、南接大冶城区、北连黄石下陆，园区总规划面积19.51平方公里。起步区9.1平方公里建设框架已全面拉开，形成四横四纵路网络局，供排水管道、弱电公共走廊、变电站、污水处理厂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善。

对于如此大的面积差别，大冶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刘官松的解释是：“‘城西北工业园’只是这样称呼，其实不是经济开发区，是城西北新区。叫法上不规范，主要是为了招商引资方便，总体规划已经得到省政府的批复。”

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城西北工业园走访时看到，“大冶市经济开发区城西北工业园”仍在大肆填埋农田，一望无际的园区中，许多地块处于闲置状态，已被企业使用的并不很多。有些被企业圈住的地方，除了巨大的广告牌外，就是杂草，没有真正生产的迹象。

刘官松说，大冶是资源转型城市，国家给予的政策较宽。“我们绝对是按照国家要求来的。”

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)

